春渚紀聞/卷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春渚紀聞

◀上一卷

卷七　詩詞事略

下一卷▶

牧之詩誤

十洲記載，鳳麟洲上多麟鳳，人取鳳咮及麟角合煎為膠，號集賢膠，又名連金泥。漢武帝時，西國王使至，獻膠四兩，嘗於上林續弦者是也。而杜牧之詩有「天上鳳凰難得髓，何人解合續弦膠」，【天上鳳凰難得髓，何人解合續弦膠　按杜牧讀韓杜集云：「杜詩韓集愁來讀，似倩麻姑癢處搔。天外鳳凰誰得髓，無人解合續弦膠。」何遠引此詩，將「外」作「上」，「誰」作「難」。】恐髓字誤。然髓亦安可為膠也。

冬瓜堰詩誤

雲溪友議載酒徒朱冲嘲張祜云：【朱冲嘲張祜云　「祜」，原作「祐」，據絳帖刻宋太宗趙光義草書唐詩，張祜的祜從古今的「古」字而改。】「白在東都元已薨，鸞臺鳳閣少人登。冬瓜堰下逢張祜，牛矢灘邊說我能。」以祜時為堰官也。按承吉以處士自高，諸侯府爭相辟召，性狷介不容物，輒自劾去，豈肯屈就堰官之辱耶。金華子雜說云：祜死，子虔望亦有詩名，嘗求濟於嘉興裴弘慶，署之冬瓜堰官，虔望不服，宏慶曰：祜子守冬瓜已過分矣。此說似有理也。

作文不憚屢改

自昔詞人琢磨之苦，至有一字窮歲月，十年成一賦者。白樂天詩詞，疑皆衝口而成，及見今人所藏遺藁，塗竄甚多。歐陽文忠公作文既畢，貼之牆壁，坐臥觀之，改正盡善，方出以示人。蓮嘗於文忠公諸孫望之處，得東坡先生數詩藁，其和歐叔弼詩云「淵明為小邑」，繼圈去「為」字，改作「求」字，又連塗「小邑」二字，作「縣令」字，凡三改乃成今句。 【 凡三改乃成今句 「三」，津逮本作「二」。】至「胡椒銖兩多，安用八百斛」，初云「胡椒亦安用，乃貯八百斛」，若如初語，未免後人疵議。又知雖大手筆，不以一時筆快為定，而憚於屢改也。

司馬才仲遇蘇小

司馬才仲初在洛下，晝寢，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：「妾本錢塘江上住。花落花開，不管流年度。燕子銜將春色去，紗牕幾陣黃梅雨。」才仲愛其詞，因詢曲名，云是黃金縷，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。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，應制舉中等，遂為錢塘幕官，其廨舍後，唐蘇小墓在焉。時秦少章為錢塘尉，為續其詞後云：「斜插犀梳雲半吐。檀板輕籠，唱徹黃金縷。夢斷彩雲無覓處，夜涼明月生春渚。」 【斜插犀梳雲半吐至夜涼明月生春渚 「輕籠」，詞綜作「輕敲」。「春渚」，詞綜作「南浦」，說郛本作「春浦」。】不踰年而才仲得疾，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，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，即前聲喏，繼而火起舟尾，狼忙走報，家已慟哭矣。

劉景文夢代晉文公

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，凜凜有英氣，如三國陳元龍之流。元祐五年，坡守錢塘，景文為東南將領，佐公開治西湖，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，坡在潁州和景文詩有：「萬松嶺上黃千葉，載酒年年踏松雪。劉郎去後誰復來，花下有人愁斷絕。」謂此。後坡薦景文，得隰州以歿。景文晚歲，常夢與晉文公神交，夢中酬唱甚多，家有編錄。既至隰州，三日謁神祠，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瞻神像，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。一日夢文公云：「已受帝旨，得景文為代。」月餘，景文得疾，郡人有宿郊外者，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，凌晨趨府，公已屬纊矣。

趙德麟跋太白帖

「雖自九天分派，不與萬李同林。步處雷驚電繞，空餘翰墨窺尋。」此趙德麟跋遠所藏李太白醉草後，其實自謂也。

暨氏女野花詩

建安暨氏女子，十歲能詩。人令賦野花詩，云：「多情樵牧頻簪髻，無主蜂鶯任宿房。」觀者雖加驚賞，而知其後不保貞素。竟更數夫；流落而終。

王子直誤疵坡詩

王子直詩話云，東坡先生作程筠歸真亭詩有「會看千字誄，木杪見龜趺」，龜趺是碑座，不應見於木杪，指以為病。初不知亭在山半，自下望碑，則龜趺正在木杪，豈真在木上耶。杜子美北征詩云：「我行已水濱，我僕猶木末。」豈亦子美之僕，留掛木末，如猿猱耶！

泖茆字異

松陵唱和詩陸魯望賦吳中事，云：「三茆涼波魚蕝動，五茸春草雉媒嬌。」注稱遠祖士衡載「泖」從水，而此乃從草。五茸，吳王獵所；又有陸機茸，皆豐草所在。今觀所謂三泖，皆漫水巨浸，春夏則荷蒲演迤，水風生涼，秋冬則葭葦蒹蘙，魚嶼相望，初無江湖凄凜之色。所謂冬暖夏涼者，正盡其美。或謂泖是水死絕處，故江左人目水之停瀦不湍者為泖。不知笠澤何獨從草，必有所據也。

穿雲裂石聲

東坡先生和崗字詩云「一聲吹裂翠崖崗」。遠家藏公墨本，詩後注云，昔有善笛者，能為穿雲裂石之聲，別不用事也。

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

玉川子月食詩「官爵奉董秦」，恐指董偃秦宮也。

徐氏父子俊偉

東坡帥杭日，與徐璹全父坐雙檜堂。公指二檜曰：「二疏辭漢去。」璹應聲云：「大老入周來。」公為擊節久之。璹之子端崇，字崇之，少時俊偉，落筆千字。有人得山谷道人清江詞示之者，崇之曰：「山谷當今作者，所知漁父止此耶！」或請為賦，援筆立就，其末「魯邦司寇陳義高，三閭大夫心徒勞。相逢一笑無言說，去宿蘆花又明月」，識者奇之。政和間，余過禦兒，訪其隱居，坐定，為余曰：「數夕頗為飛蚊所擾，夜不能寐，因得一絕句云：『空堂夜合勢如雲，溝壑寧思過去身。滿腹經營盡膏血，那知通夕不眠人。』」時蔡京當國，方引用小人，布列要近，賦外橫斂，以供花石之費，天下之民殆不聊生，而無敢形言者。崇之託以規諷云。

關氏伯仲詩深妙

「鐘聲互起東西寺，燈火遙分遠近村。」此余友關子東西湖夜歸所作。非身到西湖，不知此語形容之妙也。關氏詩律，精深妍妙，世守家法。子東二兄子容、子開，皆稱作者。「野艇歸時蒲葉雨，繰車鳴處楝花風。江南舊日經行地，盡在于今醉夢中。」又「寺官官小未朝參，紅日半竿春睡酣。為報隣雞莫驚起，且容歸夢到江南。」此子容詩也。世傳以為東坡先生所作，非也。

雞人唱曉夢聯詩

建安郭周孚未第時，夢人以詩一聯示之，云：「雞人唱曉沉潛際，漢殿傳聲彷彿間。」郭於夢中口占續之云：「自慶寒儒千載遇，夢魂先得覲天顏。」繼於余中榜登甲科。初與同袍伏闕，以待唱第。忽聞岩嶢間有連聲長歌，了不成詞調。不覺問其旁坐，有應之者曰：「此所謂雞人唱曉也。」郭欣然悟前詩之先定。後恬於仕進，官至員郎，所至以清慎稱云。

夢讀異詩

莫養正，崇寧初在都下，夢人持數詩相視。內一篇語皆剞劂不可解，既醒獨憶兩聯云：「火輪方擊轂，風劍已飛銼。諸天互魔擾，救護世尊忙。」不知何謂也。

熙陵獎拔郭贄

先友郭照為京東憲日，嘗為先生言，其曾大父中令公贄，初為布衣時，肄業京師皇建院。一日方與僧對弈，外傳南衙大王至，以太宗龍潛日，嘗判開封府，故有南衙之稱。忘收棋局，太宗從容問所與棋者，僧以郭對。太宗命召至，郭不敢隱，即前拜謁。太宗見郭進趨詳雅，襟度朴遠，屬意再三。因詢其行卷，適有詩軸在案間，即取以跪呈。首篇有觀草書詩云：「高低草木芽爭發，多少龍蛇眼未開。」太宗大加稱賞，蓋有合聖意者。即載以後乘歸府第，命章聖出拜之。不閱月而太宗登極，遂以隨龍恩命官。爾後眷遇益隆，不十數年位登公輔，蓋與孟襄陽、賈長江不侔矣。

顏幾聖索酒友詩

錢塘顏幾字幾聖，俊偉不羈，性復嗜酒，無日不飲。東坡先生臨郡日，適當秋試，幾於場中潛代一豪子劉生者，遂魁送。舉子致訟，下幾吏，久不得飲，密以一詩付獄吏送外間酒友云：「龜不靈兮禍有胎，刀從林甫笑中來。憂惶囚繫二十日，辜負醽醁三百盃。病鶴雖甘低羽翼，罪龍尤欲望風雷。諸豪俱是知心友，誰遣尊罍向北開。」吏以呈坡，坡因緩其獄，至會赦得免。後數年，一日醉臥西湖寺中，起題壁間云：「白日尊中短，青山枕上高。」不數日而終。

米元章遭遇

米元章為書學博士，一日上幸後苑，春物韶美，儀衛嚴整，遽召芾至，出烏絲欄一軸，宣語曰：「知卿能大書，為朕竟此軸。」芾拜舞訖，即綰袖■〈舌氐〉筆，伸卷，神韻可觀，大書二十言以進曰：「目眩九光開，雲蒸步起雷。不知天近遠，親見玉皇來。」上大喜，錫賚甚渥。又一日，上與蔡京論書艮岳，復召芾至，令書一大屏，顧左右宣取筆研，而上指御案間端研，使就用之。芾書成，即捧研跪請曰：「此研經賜臣芾濡染，不堪復以進御，取進止。」上大笑，因以賜之。芾蹈舞以謝，即抱負趨出，餘墨霑漬袍袖，而喜見顏色。上顧蔡京曰：「顛名不虛得也。」京奏曰：「芾人品誠高，所謂不可無一，不可有二者也。」

何張遺句南金錄

薳仲兄遬，字子薦，兒時嘗過僧居，賦藏筠軒詩云「不使翠分旁牖去，却緣清甚畏人知」，踰冠而卒。與友人張圖南伯鵬者，俱寓居餘杭，又姻家也。伯鵬亦不幸早世。伯鵬嘗與余分韻賦詩，繼有一詩，督余所作云「坐中病競分明久，驢上敲推兀未裁」，用事精

穩，如老作者。惜乎造物者，不少假之年，以觀其所止也。余嘗集二人遺句，名之曰南金錄，且為之跋云「方二人為童子時，已有星心月脇中語，驚動老成，逮其知學，復觀其所以因材自勵期於至遠者，亦若王良、造父秣驥騄而問途，是心豈在夫較縈策之妙於蟻封之間而已哉，不幸短命，百不一施，所可表見於後，獨此編耳。」覽者不以為過言。

李媛步伍亭詩

薳兄子碩送客餘杭步伍亭，就觀壁後，得淡墨書字數行。彷彿可辨，筆迹遒媚，如出女手云：「夜臺夜復夜，東山東復東。當時九龍月，今日白楊風。」後題云李媛書。詳味詩句，似非世人所作。亭後荒閒，有數十塚，疑塚間鬼憑附而書，不然好事者為鬼語耳。

漁父詩答范希文

關子東云，范希文嘗於江上見一漁父，意其隱者也。問姓名不對，留詩一絕而去。獨記其兩句云：「十年江上無人問，兩手今朝一度叉。」

王林梅詩相類

王舒公嘗賦梅花詩云：「須裛黃金危欲墜，蒂團紅蠟巧能粧。」與林和靖所賦一聯極相似。林云：「蔬訝粉綃裁太碎，蒂凝紅蠟綴初乾。」或謂移林上句，合王下句，似為全勝。

蘇黃秦書各有僻

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為人乞書，酒酣筆倦，坡則多作枯木拳石，以塞人意；山谷則書禪句；秦七丈則書鬼詩。余家收山谷所書禪句幾三十餘首，有云：「牽驢飲江水，鼻吹波浪起。岸上蹄踏蹄，水中嘴對嘴。」與「自是釣魚船上客，偶除鬚鬢著袈裟。佛祖位中留不住，夜來依舊宿蘆花。」此二詩人間計有數十百紙矣。「百花橋下木蘭舟，破月衝烟任意流。金玉滿堂何所戀，爭如年少去來休。」又「溘爾一氣散，去託萬鬼隣。四大不自保，況復滿堂親。膏血汗厚土，化作丘中塵。空牀橫白骨，奄忽千歲人。」秦七丈屢書此二詩，余所藏大字小字各有二本。

罵胥詩對

福唐張道人，多與人言偈，語人禍福如徐神公言法華，既過無不神驗者，然亦時有戲劇警動小人者。郡有胥魁，其性剛悍，素為郡人所惡。偶以年勞出職，既府謝而出，躍馬還家，道逢道人，衝突而過，既內不自安，下馬挽張，且求偈言。張於茶肆取紙大書與之曰：「畜生騎畜生，兩箇不相爭。坐者只管坐，行者只管行。」胥覽之大慚而退。余兒時嘗聞魏處士隱居陜府，有孔目官姓王者，好為惡詩，嘗至東郊舉示魏，及言其精於屬對，魏甚苦之而不能却也。一日忽有數客訪魏，而王至云：「某夜得一聯，似極難對，能對者當輸一飯。」會衆請其句，云：「籠牀不是籠牀，蚊廚乃是籠牀。」方竊自稱奇，而魏即應聲曰：「我有對矣，可以『孔目不是孔目，驢紂乃是孔目。』」一座稱快。王即拂袖而出，終身不至草堂也。蓋小人僭妄不可堪忍，雖大修行人與大雅君子，箭前在機上，【箭前在機上　「前」，津逮本、討原本無。】不得不發也。

陸規七歲題詩

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，生七歲不能言。一日忽書壁間云：「昔年曾住海三山，日月宮中數往還。無事引他天女笑，謫來為吏向人間。」自此能言語，後登進士第，官至卿監，壽八十而終。

辨月中影

王荊公言，月中彷彿有物，乃山河影也。至東坡先生亦有「正如大圓鏡，寫此山河影。妄言桂兔蟆，俗說皆可屏」之句。以二先生窮理盡性，固當無可議者，然尚有未盡解處。今以半鏡懸照物像，則全而見之，月未滿，則中之物像，亦只半見何也。【亦只半見何也　說郛本無「只」字。】

兔有雄雌

東坡先生云，中秋月明，則是秋必多兔。野人或言兔無雄者，望月而孕。信斯言，則木蘭詩云：「雌兔眼迷離，雄兔脚撲握」，【雄兔脚撲握　「握」，說郛本作「朔」，下同。】何也。先生徑山詩有「煖足惟撲握」，若雄兔在月，【若雄兔在月　說郛本作「若雌兔望月」。】則徑山正公又非得而煖足也。

詩句七十二取義

玉臺詩：「入門時左顧，但見雙鴛鴦。鴛鴦七十二，羅列自成行。」【 羅列自成行 「自」，說郛本作「共」。】 孟東野和薔薇歌「仙機札札飛鳳凰， 【 仙機札札飛鳳凰 「札札」，說郛本作「軋軋」。】花開七十有二行」，不知皆用七十二 【 不知皆用七十二 「用」下，說郛本有「此」字。】 ，取何義也。 【取何義也 「何義」，津逮本、討原本互乙。】

花色與香異

「酒成碧後方堪飲，花到白來元自香。」此趙丈德麟賦玉簪花詩也。 【 趙丈德麟賦玉簪花詩也 「丈」，原作「文」，據津逮本、討原本改。】 歷數花品，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，至於菊， 【至於菊 「至」前津逮本有「香」字。討原本「至」前闕一字。】則花白者輒無香。花之黃者十亦八九無香，至於菊，則黃者乃始有香。是亦所稟之異，未易以理推者也。

後山評詩人

後山詩評云：「詩欲其好，則不能好。王介甫以工，蘇子瞻以新，黃魯直以奇，獨子美之詩，奇常工易新陳無不好者。」至荊公之論，則云：「杜詩固奇，就其中擇之，好句亦自有數。」豈後山以體製論，而荊公以言句求之耶。